



JETE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JETE, Vol. 1, No. 1, 2026, pp.47-57.

Print ISSN 3105-2711; Online ISSN: 3105-272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et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ete260105pgsbn>



疼痛与荣耀：《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的身体叙事研究

聂紫仪 (Nie Ziyi), 何 林 (He Lin)

摘要：《天上有颗“南仁东星”》是2025年秋季新编入统编版八年级语文上册的报告文学篇目，讲述了“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的感人事迹。论文以身体叙事学为理论视角，聚焦课文中的身体书写维度，考察其如何通过身体叙事建构南仁东的“科学英雄”形象。课文突破了传统科学家叙事重“精神”轻“身体”的倾向，将抽象的科学家精神具象化为可感的身体体验。文中的身体叙事共同完成了从“疼痛”到“荣耀”的叙事转化，身体的有限性与精神的无限性在身体书写中获得辩证统一，使南仁东形象既可感又崇高。论文为《天上有颗“南仁东星”》这一篇目提供了身体批评的解读路径，深入挖掘了作品在科学家精神教育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天上有颗“南仁东星”》；身体叙事学；身体书写；科学家精神；报告文学

作者简介：聂紫仪，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语文学科教学。电邮：3143259771@qq.com。何林（通讯作者），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比较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电邮：hexiping3@163.com。

Title: Pain and Glory: A Study of the Body Narrative in “*There Is a Star Named Nan Rendong in the Sky*”

Abstract: “*There Is a Star Named Nan Rendong in the Sky*” is a reportage piece newly included in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eighth-grade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the autumn semester of 2025 (Wang Hongjia, 2025). It tells the moving story of Nan Rendong, the chief scientist of China’s 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 (FAST). This paper adopt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body narratology, focusing on the dimension of body writing in the text and examining how it constructs the image of Nan Rendong as a “scientific hero” through body narrativ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text breaks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tendency in scientist narratives to emphasize “spirit” over “body,” concretizing the abstract spirit of scientists into tangible bodily experiences. The body narrative in the text collectively completes the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pain” to “glory.” The finitude of the body and the infinitude of the spirit achieve a dialectical unity through body writing, rendering Nan Rendong’s image both sublime and relatabl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path of bodily criticism for interpreting newly added textbook content, exploring its unique value in educating students about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Keywords: *There Is a “Nan Rendong Star” in the Sky*; Body Narrative; Body Writing; Spirit of Scientists; Reportage

Author Biographies: **Nie Ziyi**, postgraduate student majoring in Subject Teaching (Chinese),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extbook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nd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pedagogy. E-mail: 3143259771@qq.com. **He Lin**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Dean of the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Ph.D., Master’s Supervisor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Research interests: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E-mail: hexiping3@163.com.

引言

《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王宏甲，2025）是2025年秋季新编入统编版八年级语文上册的一篇报告文学，讲述了“中国天眼”（FAST）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光辉的人生经历。他童年时代痴迷星空，为此曾先后赴多个国家的顶尖天文机构访问研究，却毅然放弃国

外优渥条件回国。其后带着大量卫星遥感地图，在广袤的喀斯特山区跋涉十余年，从近四百个备选洼地中最终选中了贵州平塘的大窝凼。工程立项后，他又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闯过了一系列技术难关。2015年确诊肺癌晚期，南仁东仍心系工程进度，术后忍着病痛回到施工现场，直至天眼落成。最终，这座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启用。南仁东为FAST的建成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展现了他执着科研、亲力亲为、自主创新、为国担当的科学家精神。

《天上有颗“南仁东星”》这一报告文学发表之后，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叶敬国（2025, p. 2）从意象建构与细节描写的角度切入，发现“课文借助‘南仁东星’‘中国天眼’两个核心意象，构建了天地相映的浪漫场域，抒发了对南仁东的崇敬与赞美之情”，同时综合运用多种细节描写方法展现了南仁东这位功勋卓著的天文学家的伟岸形象。林珊（2026）则从教学策略与文本融合的角度切入，认为《天上有颗“南仁东星”》这篇课文兼具人文性与科学性，教师可以通过跨学科主题学习、深度阅读与情感共鸣、语言训练与科学表达、实践活动与科学体验等多种教学策略，在语文课堂中实现对学生的科学理性与人文情怀的双重培养。陈灿（2025）则从叙事结构与艺术手法的角度切入，发现课文以传主年龄为主线，将星星意象与人生历程相叠合，形成望星、追星、化星的闭环叙事，同时借助语言、行为、外貌等细节描写赋予人物真实温度，并运用对比、比喻、隐喻等手法，将南仁东的个人品格升华为具有时代意义的科学精神。

以上这些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但笔者尝试从身体叙事的角度重新解读这篇课文，分析南仁东的“身体”这一叙事符码。正如梅洛-庞蒂所言，“身体是这种奇特的物体，它把自己的各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用，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经常接触’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意义”（Merleau-Ponty, 2001, p. 302）。《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中的身体冒险、身体紧张、疾病与疼痛，并非偶然的细节点缀，而是建构科学家形象的核心叙事策略。南仁东正是通过一次次身体力行的跋涉、病痛折磨中的坚守，才将“天眼”从构想变为现实。身体叙事理论所关注的“在场性”“身体与时间的张力”“疾病状态下的身体”等维度，恰好能与文本中的具体描写形成深度对话。通过分析这些身体书写，揭示了一种不同于抽象赞颂的叙事路径——科学家精神不是被宣讲出来的，而是隐含在科学家身体的磨损、疼痛与极限的挑战之中。

一、身体与空间——选址叙事中的身体在场

报告文学《天上有颗“南仁东星”》在叙述南仁东主持“中国天眼”选址的十余年历程时，始终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一个核心场景：身体在特定空间中的在场。课文中，南仁东的身体并非作为精神品质的背景点缀而存在，而是参与人物形象建构的核心符码。彼得·布鲁克

斯指出，身体是意义的来源和场所，如果身体不成为叙述意义的主要载体，故事就不能被讲述（Peter Brooks, 1993, p. 1）。南仁东的身体在场，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注脚，他不是一个悬浮在会议室里的决策者，而是一个在崇山峻岭间持续移动、用双脚丈量大地的身体主体。这种身体在场并非传统传记中作为背景点缀的“他在那里”，而是构成人物形象、传递科学精神的核心叙事元素。

课文不断强化身体的在场感。第一人称直接引语“让我自己过去看”反复出现，这句话在文本中多次回响——当助手汇报某个洼地的地形数据时，当考察队提出先行探路的建议时，当所有人认为某个地方“没必要亲自去”时，南仁东总是说：“让我自己过去看。”直接引语的叙事功能在于，它让读者仿佛亲耳听见人物的声音，亲眼看见人物即将付诸行动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这句话将身体置于认知的中心——不是依赖二手资料、遥感图像或他人描述，而是必须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脚步去感知、去丈量。这种“亲自”背后，体现的是身体作为感知世界、验证判断的媒介功能，世界不是通过抽象思考被把握的，而是通过身体的移动、触摸、观看被“拥有”的。

课文勾勒出一个始终处于行走、攀登、勘察状态的身体。十余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所有可能建设天眼的洼地。课文虽未铺陈每一处细节，但通过时间的累积与空间的覆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处于广阔空间中的身体。这个身体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主动探索世界、测量世界的媒介。当他在一次考察中差点被山洪冲下山坡时，身体的风险被推向极致——危险经历的书写，使科学探索不再是会议室里的讨论或图纸上的规划，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身体冒险。身体所承受的惊险、疲惫、恐惧，都转化为“严谨求实”精神的物质痕迹：没有亲身经历，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身体在场的验证，数据就只是数据。

尤为意味深长的是课文对南仁东身体形象的符号化处理。他被称为“穿短裤的天文学家”。这一身体形象具有丰富的符号意义。短裤是炎热山区便于行走的着装，是“接地气”的象征。它与“天文学家”这一知识精英身份在同一身体形象上并置，形成一种富有张力的符号结构。一个研究遥远天体的科学家，却以最朴素、最贴近土地的身体形象出现。这种身体书写将南仁东从高高在上的“专家”降维成与农民并肩行走的“普通人”，同时暗示了他与这片土地的血肉联系——他的身体属于这里，他通过这片土地才能触及星辰。

从身体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一符号化处理完成了对传统科学家形象的祛魅与重构。它使“严谨求实”这一抽象的科学精神，不再是概念性的赞词，而转化为可以触摸的、与空间交织的身体实践。南仁东的伟大不在于他站在云端，而在于他愿意让自己的身体陷入泥土、荆棘和山洪之中，用最“卑微”的方式成就最“崇高”的事业。身体的在场，最终就是精神的在场。

二、身体与时间——“吃鱼剔刺”的身体焦虑

如果说选址叙事中的身体在场回答了“科学精神如何与空间相遇”的问题，那么“吃鱼剔刺”这一细节则将目光引向另一个维度：身体如何与时间纠缠。在《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中，南仁东的身体不仅存在于空间之中，更被置于时间的压力之下——而“吃鱼”这一日常行为，恰恰成为时间焦虑最凝练的具身符号。身体叙事理论提醒我们，身体不仅是叙事的形式载体，同时构成意义生成的场所。当身体在叙事中遭遇时间的挤压时，抽象的时间焦虑便获得了可被感知的物质形态。南仁东的身体在时间的压力下所呈现出的种种痕迹，正是这种焦虑的具身化表达。

课文以炊事员的视角呈现了这一细节。炊事员问南仁东为什么不吃鱼，他回答：“吃鱼要剔刺，我没时间。”这句话看似平常，却蕴含着丰富的叙事层次。首先，“吃鱼剔刺”本身就是一种身体实践——鱼刺需要舌头与牙齿的精细配合，需要耐心与专注，是一种需要时间才能完成的身体动作。当南仁东说“我没时间”时，他其实是在说：我的身体不能被这种“浪费”占据。剔刺这一身体动作被判定为“奢侈”，因为科研的身体不允许有这种悠闲的节奏。这一细节之所以具有叙事张力，恰恰在于它与常人经验的对比。对普通人而言，“吃鱼”往往意味着慢节奏的生活、家庭的聚餐、味蕾的享受——它属于柏格森所说的“绵延”的时间，是一种可以被感知、被体验的时间流。而南仁东却将这一日常行为压缩到极限：不是不吃鱼，而是“没时间”吃鱼。身体的饥饿被压抑，进食的愉悦被取消，只剩下功能的必要性。身体不再是体验时间的媒介，而成为对抗时间的工具。

从时间哲学的角度审视，南仁东的身体困境恰与柏格森的时间学说形成深刻对话。柏格森区分了两种时间：一种是物理时间，可以被钟表测量、被分割为等量的单位；另一种是“绵延”，是意识中流动的、不可分割的、被生命体验的时间。南仁东的困境恰恰在于：他的身体被置于物理时间的暴力之下，天眼的建设有工期，选址有进度，生命在流逝。他作为生命存在，本应生活在“绵延”之中，但当他“吃鱼要剔刺，我没时间”时，他其实是在用身体承受两种时间的冲突。科研要求的是可测量的物理时间，而身体需要的是可体验的生命时间。身体的疲惫、饥饿、紧张，都是这种冲突的物质痕迹。身体不再是时间的主人，而是被时间规训的客体，吃饭不再是为了体验食物与身体的对话，而仅仅是为了维持科研这台“机器”的运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南仁东的身体成为了一个时间性的身体，一个被科研节奏所异化的身体。

课文对身体焦虑的书写，在另一个细节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与呼应：“每一根头发都是竖着的”。这既是身体紧张状态的外显，也是时间压力的物质痕迹。头发竖立——这一通常与恐惧或极度专注相关的身体反应，成为南仁东日常工作状态的写照。它暗示着身体始终处于“备战”状态，时间的流逝不再是被体验的绵延，而是被计算、被追赶、被焦虑的资源。当

身体长期处于这种高度紧张之中，时间便不再是“绵延”中从容流淌的生命体验，而成为悬在头顶的、不断缩短的倒计时。从身体叙事学的视角来看，这一细节的叙事功能在于：它让抽象的时间焦虑获得了可感的身体形式。我们看不见“时间紧迫”这一概念，却能看见一个“头发竖着”的人；我们感受不到“压力巨大”这一情绪，却能感受到一个身体被持续绷紧的人所传递的紧张氛围。这种身体书写的力量，恰恰在于将无形的心理状态转化为有形的身体表征。

从“吃鱼剔刺”到“头发竖着”，课文通过一系列身体细节，将南仁东的时间焦虑层层展开。身体不再是自然的存在，而成为被科研节奏规训的客体。但与此同时，正是通过这些身体痕迹，读者得以触摸到人物内心深处的紧迫感与使命感。身体的焦虑，恰恰是精神在场的最真实证明。南仁东的身体承受了两种时间的冲突，并在这种冲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痕迹共同构成了“科学家精神”最深层的身体叙事：它不是被宣讲出来的崇高概念，而是在时间的高压下，通过“吃鱼剔刺”这样微不足道的日常细节，从身体内部一点一点被挤压出来的。

三、身体与疾病——带病坚守的叙事功能

在经历了选址时的身体冒险与日常工作中的身体焦虑之后，南仁东的身体迎来了最严峻的考验——疾病的侵袭。疾病书写是身体叙事的极端形态，它将身体从“常态”抛入“非常态”，从“健康”推至“病痛”，从而在极限状态下揭示身体的本质。从身体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疾病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病变，更是一个具备高度叙事张力的事件，它迫使身体展露在极限处，使其无法再隐匿于精神的背后。《天上有颗“南仁东星”》对南仁东患病及带病坚守的叙述，正是通过将身体推向极限，使“奉献精神”这一抽象概念获得了悲剧性的崇高感。

课文的疾病叙事以冷静而克制的笔触展开。2015年，南仁东被确诊为肺癌，手术后不久，他便回到贵州工地；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时，他已“身体虚弱”，但仍坚持到场；学生回忆他“说话声音已经很轻了”；2017年，南仁东逝世。这一系列叙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疾病——坚守——逝世的叙事链条，其中蕴含着多重叙事功能。

其一，对比效应的建构。天眼是南仁东二十余年心血的结晶，其落成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课文以“2016年9月25日”这一具体日期标记了这一时刻，却紧接着呈现了落成仪式上的南仁东：身体虚弱、声音很轻。辉煌的工程与虚弱的身体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工程是人类智慧的巅峰之作，而创造者的身体却在病痛中走向衰亡。这种反差使读者在庆祝天眼落成的同时，也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壮：星辰触手可及的时刻，也是肉身即将消散的时刻。

其二，象征意义的生成。身体的消亡与工程的永存构成了一种反讽式的呼应。天眼建成后将运转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持续探索宇宙的奥秘；而南仁东的身体却在工程落成后一年便永远停止。这种有限与无限的对照，使南仁东的身体成为“牺牲”的象征，他用自己有限的生命，换取了无限的科学未来。疾病所带来的改变不仅在生理健康上，也体现在患者的主观情绪、社会交往、个体认同等多方面。南仁东选择在术后立即返岗，这一决定本身就是对“奉献”的身体性诠释，不是口号式的表白，而是用正在衰竭的身体去继续未竟的事业。

其三，情感的召唤。疾病唤起读者的悲悯与崇敬。当读到南仁东“说话声音已经很轻了”这一细节时，读者感受到的不只是对一位科学家的敬仰，还有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感触——声音变轻，意味着气息不足，意味着身体正在被疾病掏空。这种身体性的书写，使读者对南仁东的崇敬不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判断，而是一种基于身体共情的感动。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桑塔格，2018）南仁东的疾病书写正是这样一种道德意义的赋予，疾病不是单纯的生理事件，而成为奉献精神的物质证明。

天眼落成时，南仁东“平静地摆手”，但“已热泪盈眶”。这一细节呈现了身体的两重表达：摆手是意志控制的动作，代表着谦逊与克制；而热泪盈眶是情感失控的身体反应，代表着内心深处的激动与慰藉。两种身体表达之间的张力，恰恰揭示了这一时刻的复杂情感。二十余年的付出、病痛折磨、成功的喜悦、生命可能即将终结的预感，全部凝结在这一身体的悖论式表达之中。眼泪的“失控”恰恰是情感的“在场”，是身体在意志放松警惕时泄露的真相。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疾病书写并非对疾病的浪漫化。桑塔格曾严厉批判将疾病隐喻化、诗意化的倾向，认为这会使患者背负不必要的道德负担。但本文的疾病书写服务于人物建构，而非对疾病本身的审美化。它呈现的不是“疾病是美丽的”，而是“在疾病中坚守是崇高的”。南仁东的伟大不在于他生病，而在于他在疾病中仍然选择继续前行。疾病书写在这里是手段而非目的，是叙事策略而非价值判断。

从选址时的身体在场，到“吃鱼剔刺”的身体焦虑，再到疾病中的身体坚守，《天上有一颗“南仁东星”》的身体叙事层层推进，最终在疾病书写中达到高潮。身体的疼痛与工程的荣耀在这一维度上实现了最深刻的交织，正是因为身体的极限处仍然坚持，南仁东的“奉献精神”才获得了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与震撼力。身体的消亡与工程的永恒之间的张力，使整篇课文超越了普通的人物传记，而成为一曲关于有限生命与无限事业之间深刻联结的颂歌。在这一意义上，疾病书写不仅仅是叙事的终点，更是整个身体叙事的意义升华。

四、身体的符号化——从肉身到星辰

在前三个维度的分析中，我们见证了南仁东身体的三重存在：作为空间探索者的身体，在大地上行走、冒险；作为时间焦虑者的身体，在“吃鱼剔刺”的细节中显露科研工作的紧迫；作为疾病承受者的身体，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坚守。然而，身体的叙事并未随着南仁东的逝世而终结。课文以“天上有一颗‘南仁东星’”为题，并在结尾处将肉身升华为永恒的星辰，完成了一次从有限到无限、从物质到符号的叙事跃升。在身体叙事学的视野中，身体的符号化使其超越了物质存在的边界，进入文化记忆的殿堂。课文对“南仁东星”命名的呈现，正是这一符号化过程最核心的叙事手段。

从肉身到星辰的叙事逻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身体升格”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三个环节：第一，身体曾在地球上行走——选址十余年，南仁东用双脚丈量贵州的每一处洼地，身体与土地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第二，身体承受疼痛与疾病——从日常的身体焦虑到最终的疾病侵袭，肉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中走向衰亡；第三，身体消亡后化为星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南仁东星”，使南仁东的名字和身体意象获得了永恒的载体。这一叙事逻辑的深意在于：肉身的有限性被突破，转化为永恒的符号。在文学叙事中，“人的身体并不仅仅是作为同灵魂分离的肉体性的物质存在，它承载有更多的文化内涵。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就是一种文化建构。”（秦晓伟，2009）身体的符号化过程使其超越了物质存在的边界，进入文化记忆的殿堂。

“南仁东星”的命名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叙事资源。据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公布的信息，这颗小行星发现于1998年9月25日，这正是FAST落成启用日期的整18年前；其国际永久编号“79694”中的“94”，代表着从1994年选址预研开始至2016年FAST落成启用，南仁东22年的坚持不懈。这些数字的巧合，使“南仁东星”的命名超越了单纯的荣誉授予，而成为南仁东生命历程的符号化凝练。那些曾经在身体上铭刻的岁月，如今被编码为一串永恒的星辰坐标。课文以这一命名作为结尾，正是借助了命名背后的符号力量，使南仁东的肉身记忆与宇宙星辰获得了象征性的同一。

这种从肉身到星辰的符号化转化，使“疼痛”与“荣耀”实现了最终的辩证统一。没有选址时的身体冒险，就没有天眼的诞生；没有带病坚守的身体付出，就没有落成时刻的辉煌。身体的疼痛是荣耀的代价，也是荣耀的证明。正是因为身体的极限处仍然坚持，南仁东才配得上“星辰”这一永恒的符号。课文以“天上有一颗‘南仁东星’”为题，正是将这一辩证关系凝练为诗意的表达。那些曾经在大地上行走、在病痛中坚守的身体，如今已升上天空，成为指引后人的光芒。从屈原《天问》中对日月星辰的追问，到今日“南仁东星”的命名，中国人对宇宙的探索与对先贤的纪念，在这一刻达成了跨越千年的共鸣。身体的符号化，使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宇宙中获得了永恒的位置。

结语

论文以身体叙事学为理论视角，对《天上有颗“南仁东星”》进行了系统分析。在“身体与空间”维度，课文通过选址叙事中“让我自己过去看”的反复出现和“穿短裤的天文学家”这一身体形象，将“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转化为身体在特定空间中的在场实践；在“身体与时间”维度，“吃鱼剔刺”的日常细节与“头发竖着”的身体状态，使科研压力下的时间焦虑获得了可感的物质形态；在“身体与疾病”维度，肺癌术后的带病坚守与落成仪式上“声音很轻”“热泪盈眶”的身体表达，使“奉献精神”在身体的极限处获得了悲剧性的崇高感；在“身体的符号化”维度，从肉身到“南仁东星”的升格叙事，完成了疼痛与荣耀的辩证统一。这四个维度共同揭示：课文中的身体书写并非偶然的细节点缀，而是建构南仁东“科学英雄”形象的核心叙事策略。

身体叙事学视角不仅适用于分析《天上有颗“南仁东星”》，同样可以拓展至其他科学家题材的报告文学及传记类文本。在《邓稼先传》中，邓稼先因核辐射而身患癌症、临终前“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的身体细节，与南仁东的疾病书写形成同构，二者皆以身体的衰亡反衬事业的永恒；在《钱学森传》中，钱学森归国途中海上禁食的身体坚持，以及长期伏案导致的身体劳损，同样构成了“身体在场”的叙事资源。此外，近年来入选教材的《太空一日》中，航天员杨利伟在超重、失重、共振中的身体极限体验，更是身体叙事在科技题材中的典型呈现。将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框架：身体与空间、身体与时间、身体与疾病、身体的符号化应用于上述篇目，可以系统考察科学家及科技工作者形象的身体书写规律，进而比较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人物传记在身体叙事上的共性与差异。这为报告文学及传记类教材文本的深度解读提供了一条可操作的新路径。

对于报告文学及传记创作者而言，身体叙事规律提示了一条超越概念化写作的路径：让精神通过身体说话。报告文学及传记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了一种普遍的策略——抽象精神品质的传达，需要借助具体的身体叙事中介。传统人物传记和报告文学往往倾向于直接宣示人物的“崇高”“无私”“奉献”，这种抽象赞颂容易流于空洞。而成功的作品则善于将精神融合到身体层面——通过身体在空间中的跋涉、在时间中的焦虑、在疾病中的坚守，乃至在死亡后的符号化升格，使精神获得可触可感的物质载体。这一规律对报告文学乃至非虚构写作具有普遍启示意义：身体的叙事化，是连接个体经验与普遍价值、具象细节与抽象意义的核心机制。正如身体叙事学所强调的，身体不是意义的容器，而是意义生成的场所。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He Li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9-2473-9145>

Nie Ziy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0-1249-0375>

References

- Brooks, P. (1993). *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unday, D. (2003). *Narrativ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Narratology*. Palgrave Macmillan.
- 苏珊·桑塔格 (2018): 《疾病的隐喻》, 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Sontag, S. (2018). *Illness as metaphor*, translated by Wei Che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梅洛-庞蒂 (2001): 《知觉现象学》, 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
- [Merleau-Ponty, M. (2001).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Jiang Zhihui. The Commercial Press.]
- 王宏甲 (2025): “‘天上有颗‘南仁东星’”, 教育部组织编写, 温儒敏、王立军主编: 《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40-46。
- [Wang Hongjia (2025). “There Is a Star Named Nan Rendong in the Sky.” In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Wen Rumin & Wang Lijun (Eds.), *Compulsory education textbook · Chinese Grade 8 Volume 1*.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40-46.]
- 陈灿 (2025): “《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人物塑造方式解读”, 《语文教学通讯》(32): 74-76。
- [Chen Can (2025).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 Shaping Methods in ‘There Is a Star Named Nan Rendong in the Sk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Newsletter* (32): 74-76.]
- 林珊 (2026): “初中语文科学类文本教学策略研究——以《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为例”, 《中学课程辅导》(04): 63-65。
- [Lin Shan (2026). “Research on Teaching Strategies of Scientific Texts in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Taking ‘There Is a Star Named Nan Rendong in the Sky’ as an example.” *Middle School Curriculum Guidance* (04): 63-65.]
- 廖述务 (2021): “延搁与重构: 身体叙事学建构的诗学逻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 24-29+122。
- [Liao Shuwu (2021): “Delay and Reconstruction: The Poetic Logic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ody Narratology.”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3):24-29+122.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17X.2021.03.004>]

倪自稳 (2025): “核心素养导向下人物传记的教学路径探究——以《天上有一颗‘南仁东星’》为例”, 《语文建设》(23): 60-62。

[Ni ZiWen (2025). “Exploring the Teaching Path of Biograph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re Competencies: A Case Study of ‘There Is a Star Named Nan Rendong in the Sky.’” *Language Planning* (23): 60-62. DOI: <https://doi.org/10.16412/j.cnki.1001-8476.2025.23.007>]

秦晓伟 (2009): “文化建构的身体——福柯与埃利亚斯对身体的话语分析”,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01): 40-44。

[Qin Xiaowei (2009). “The Culturally Constructed Body: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Body by Foucault and Elias” *Journal of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01):40-44.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2389.2009.01.010>]

叶敬国 (2025): “科学叙事与文学表达的共鸣——走进《天上有一颗‘南仁东星’》的多维审美时空”, 《七彩语文》(38): 19-22。

[Ye JingGuo (2025). “The Resonance Between Scientific Narrative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Enter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Aesthetic Space of ‘There Is a Star Named Nan Rendong in the Sky.’” *Qicai Chinese* (38): 19-22.]

杨经建 (2009): “‘身体叙事’: 一种存在主义的文学创作症候”, 《文学评论》(02): 116-120。

[Yang Jingjian (2009). “‘Body Narrative’: A Symptom of Existentialist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ry Review* (02): 116-120.]